音註韓文公文集

七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雜文

鄆州溪堂詩 并序 鄆音運秦爲薛郡漢爲東平國春秋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是之文有石本者鄆州溪堂詩孟州濟源送李愿序京兆萬年薛公達銘司馬材柳子厚銘縣北劉材路應碑州縣田氏先廟碑鄭州榮陽索河上鄭儋碑鄭州徐偃王碑華州蒲城胡珣碑西京北邙灌德眞碑廣州海南神廟碑柳州羅也碑潭州湘陰黃陵碑徐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其間異同皆以石本爲正今文注其下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今本有摠字爲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濮音卜古昆吾之墟前漢西破秦軍濮陽鎮其地洪曰三分其地謂析李師道所據十三州爲三鎮馬摠鄆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今本云以彼人之安於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摶旨允切等齊心一力今本作竭心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洪曰謂十四年沂海將王弁殺其觀察使王遂自稱留後也李公懷不悅於今作本于政相扇繼變洪曰謂長慶元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因其節度使張弘靖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廷湊投其節度使田弘正以反二年魏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思誠自得留後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洪曰謂二年武寧軍節度使毛鼎與逐其節度使崔羣也置一作署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今本有四鄰望之之四字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爲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今本作曹鄆於濮州一本作於曹濮州大而近軍所根柢昌驕以一作而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掇拾之餘剥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一作特萬目睽睽公於此

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爲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今本作而）憾以恩則橫（去聲）而肆一以爲赤子一以爲龍蛇傯（蒲拜切病也）心罷（音疲）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曰易（今本有也字）於是天子以公（今本無公字）爲尚書右僕射封（今本無封字）扶風縣（今本作郡）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俊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溪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繫（力佳切繫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喑無詩歌是不考引

韓今口

公德而（今本無而字）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壥（與塵同）有葉有年有荒（今本作有）條河代出之間及我憲考一收（今本作牧）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飢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願孰爲邦蜂（音牟今本作蟊）節根之螟羊很狠貪以口覆城吹之喣之摩手拊之箴（今本作針）之石之膊（音粕說文曰薄膊膊之屋上左氏殺而膊之城上）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帥（今本作師）征不寧守邦公作溪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賛稽經諏（尊胥切詩周爰咨諏左氏咨事爲諏）律施（詩智切）用不差人用不屈谿有賁苹（賁音類說文苹也根浮水而生者苹音皋雕胡也周禮魚宜苹）有龜

有魚公在中流右詩一作琴左書無我斁徒故切又音亦昔厭也遺此邪是麻

猫相乳 北平王馬燧

司徒北平王家猫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母一無母字死焉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咿嚘音伊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于其穴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亦其一作此類也夫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之於德得之於身或失之於子孫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可知已既已因叙之為猫相乳說云爾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為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遲者也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是乎盡其心焉耳矣今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

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也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焉所謂三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歟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外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一有知字）不可乎其所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一作在尚）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懲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

而誰與爲敵此豈非使於人而（一無而字）得於已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焉

問夫子之言盍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又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一作所）友者其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下及晉魏氏（一云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錙銖（上側其切下市朱切八銖爲錙二十四銖爲兩莊子累累而不墜則失者錙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第勳力進者又有（一作加）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一有人字）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以委之（一云而委之）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

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

盍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周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無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一（一作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

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一有其血玄黃字）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在穀帛穀帛既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益（一作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民（一作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愼（一有微字）五典又曰敘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有二州隨（一作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

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三三子其辯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于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焉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

妄矣

諫臣論 諫一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皆以爲華陽子不一有色字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草一無草字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有以字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一作爲不事一有上字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一作而尤之不終一作絕無也今陽子實

一匹夫（一本無實匹夫四字趙本作陽子實一介之夫陽子）在（一有此字）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一作知）矣而未嘗一言及（一有於字）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音籍）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一有言字）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一作祿秩）不爲卑且貧章

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一有也字）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嵓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

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又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是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者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善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緦也此皆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它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

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以言之不當惟云（一作言）緦也傳稱舉下緬者緬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洪曰往年子見之舊唐禮儀志云田再思議曰改葬之服鄭玄服緦三月王云訖葬而除）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除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生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是知其至少也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勢齒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一有故字）有闕之類是也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倚覊切）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土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況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

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緦而不著其月數則以一作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辭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籩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籩駿奔走亦不

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一無之字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貞填闕而教之行事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舉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道以一作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然一無然字則奉宗廟社稷之小事任力之一無之字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今議者謂學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今夫齋郎之一無之字所事者力也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舉之而以

力役之是使君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罍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它其事不習而其志不專故也（一有此字）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隨（許規切）壞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一作數）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寔猶在齋郎之名苟無也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又況不如其舊哉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故曰議罷齋郎而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勑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聞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議曰伏以陛下追孝（一無孝字）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在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一作廟）之主（唐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開元中乃詔宜皇帝爲獻祖元皇帝爲懿祖）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

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一有之字）瘞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善除地禮記去壇爲墠後同）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于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違（一作遲）不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爲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一無子字）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

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魯立煬（音恙）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經（一作禮）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採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自紀一時之宜非傳（一有於字）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神之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頻

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伸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採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一云宏辭試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曰思慮莫匪規矩不善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故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爲過也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一有者字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皆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一有亦字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顏子自惟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不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一作窮隱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

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己並立於至聖之域觀教化之大行也（一有不然字）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邇見乎遠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庶幾乎孟子尚復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

與李祕（一有書字）問小功不稅書

曾子稱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是以情責情今之士人遂引此而不追服小功小功之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音的）孫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古之人行役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

服雖不可猶至少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訃告不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有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訃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月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慼慼（一作容）類（一有於字）有喪（一作服）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也禮文殘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追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甚幸甚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甚（一作深）愈再拜

何蕃傳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二十餘年矣歲舉進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博士助教博士以狀外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行焯焯音灼明也選焯焯其波者數十餘事以外之於禮部而以聞天子京師諸生以薦蕃名爲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知蕃者比肩立歎一本無歎字有莫爲禮部四字爲禮部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俱全初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間二三歲乃一歸又止之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歸養於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一有論字文一作論留蕃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生詹言曰蕃仁勇人

也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歸哀其孤而字焉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陽生詹曰朱泚之亂太學諸生舉將從之來請起蕃蕃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能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平川者高澤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谿澗之高下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其無傳焉

答張籍書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衆人（一作人）之中固有異焉又聆其音
穀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
子之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
焉無言僕（一有之字）所以交之之道不至也今乃大得所圖脫
然若沉痾去體灑然若執熱者濯清風也然吾子所論排
釋老（一有說字）不若著書噸噸多言徒相爲些若僕之（一作所）見
（一有者字）則有異乎此也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
口書之於簡何擇焉子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
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
排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
有矣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焉不入者親以言諭之不入
則其觀吾書（一有可字）也固將無所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

於力乎哉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若莫書又懼
吾力之未至至之不能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於聖
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六
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之爲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　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
之似同浴而譏裸裎（一作體）也若商（一作高非）論不能下氣或似
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晚須到公府言不能盡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吾子不以愈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拂其邪心增
其所未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溉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況於愈者哉抑其

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今夫二氏之所宗而事之者下及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其聲嘵嘵（馨么切）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絶糧於陳畏於匡毀於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趙作躬）也亦甚（趙作窮）矣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至乎）夫子未久也自夫子而至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至乎楊雄亦未久也然猶其勤若此其（一作而）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一作著）書爲（一作著）書者皆所爲（一作謂）不行乎今而行乎後出（一有世字）者也今吾之得吾志失吾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慼慼於吾所爲哉前書所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己勝者然雖誠有之抑非好己勝也好己之道勝也（唐史有非好己之道勝也一句）非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也（一作之所傳者也）若不

勝則無所爲道吾豈敢避是名哉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辯也有矣駁雜之譏前書盡之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云乎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豈害於爲一無爲字道哉吾子其未之思乎孟君將有所適恩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四

書

與孟東野書（東野一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一作他人）非足下之爲見而（一有又字）日與之處足下知余心樂否也余言之而聽者誰歟余唱之而和者誰歟言之而（一無之而字）無聽也唱之而（一無之而字）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一作以）同也足下知余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今（一無今字）之人（一無人字）足下之道其使余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與（一作以）歸遂來于此主人與余有故哀其窮居余干符離雖上又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一無秋字）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余亡兄之女（亡一作六按習之娶弇之女弇雲卿之子也雲卿之兄倅卿仲卿之子會行第六今作六者非）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余之望也春且盡時氣日（一作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一本余皆作吾）愈再拜

答竇存亮秀才書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上牀呂切又池所切下音語）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文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

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少年才俊辭雅（一作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若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趙本無此二字）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一作川）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一作情字）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趙作遁世）光而不耀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一有情）懇懇猶將倒廩傾囷（一作筒）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荅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苦嗔切管子垂橐而入囊載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實尚書書（大尹）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諸本皆作此字）拜奉書大尹閤下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一有如家二字）如閤下者今年已來不聞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閤下親撫其家老姦宿贓銷縮摧沮魂亡魄喪影滅跡絕非閤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閤下得不俟於左右以

求效其懇懇謹（一作請）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非敢以爲文也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建封僕射白兎書

伏聞今月五日營田巡官陳從政獻瑞兎毛質全（一作皎）白天馴（音循）其心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之役夫朝行遇之迫之不逸人立而拱穴竊惟休咎之兆天所以啓覺于下俟類記喻事之纖悉不可圖驗非睿智博通孰克究明愈雖不敏請試辯之兎陰類也又窟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色絶其羣也馴其心化我德也人立而拱非禽獸之事革而從人且服罪也得之符離符離實我國名又附離也不在農夫之（一有家字）田而在軍田武德行也不戰而來之之道也有安附之喜（一云有安阜之嘉名）焉伏惟閤下股肱帝室藩垣天

下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血斧躓（音質）其（一作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是宜具跡表聞以承荅（一作答字）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句微識蒙愈覩茲盛美焉敢避不讓之責而默默耶（一作默默而賀耶）愈再拜

上兵部李巽（一作巽）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閤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覔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沉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籠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

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身（一作骨）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戶圭切）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一作其）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閤下內仁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一無而字）與能長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一作詩）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審戚之歌（必嚴明也）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環（公回切）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採（一作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惟九卷下 韓文二十五 四 傳）

荅尉（音鬱廣韻廣要復姓有周逢氏）遲生（一有汾字）書

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轂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下音折明也前漢暗昧昭晰）者（一作而）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一作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一無古之道三字一重有古之道三字）不足以取於今吾子其何愛（一作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

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辱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可果以（一作於）貌定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挹亦不敢（一作能）忽然忘也到城已來不多與人往還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一作訖訖音窟）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為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一有七字）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甚矣（一無矣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一有已字）相見不要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辱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老者不相（一無相字）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一有也字）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況如是重任耶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頔（音迪）相公書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天寶樂詩（一作詞）讀蔡琰胡笳（音加）辭詩移族徙井與京兆書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百餘里自（唐本無此自字）庚子至甲辰凡五日手披目視（一作睹）口詠其言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一作忘）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一無能字）踰尋丈人則狎而翫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徒吊切）悸（其季切坊心動詩垂帶悸兮一作悼）慄眩惑而自失

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閤下負超卓之奇
材英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躬乎公相
威動乎區極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事相
侔變化（一作輝華）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觳諧韶護勁氣混金
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曰
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德而（一無而字）且（一作而）有言也楊子
雲言曰商書灝灝（音浩）爾周書噩噩（音諤）爾信乎其能灝灝
而且噩噩也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隨之樊
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一作之問）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
農之能不聖（一作勝）於尼父然（一有則字）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
農馬之知專故也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重且久
則其賛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為僭越也伏惟詳

察愈恐懼再拜

為分司郎官上鄭餘慶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一作忝）賜示問感戴戰悚（一作慄）若無所容
措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瀆懷不滿之
意於受恩之地哉愈幸甚三得為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
入五年竊自計較受與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故事有
當言未嘗敢不言有不便於己輒吐私情閤下所宜憐也
分司郎官職事惟祠部為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官者
為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為恥實慮
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從爾
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其以慙歸僶俛（上音民）日
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鳲鳩平均歌於國風從

恨

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一無俯字）加憐察幸甚幸甚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荅效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苟且求容悅故（一有每字）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受容受察不復進謝自以爲如此直得事大君子之道今雖蒙沙汰爲縣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一無爲字）形跡嫌疑改前所爲以自疎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大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兵守御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眞爲軍人矣坐坊市賣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一作毀）府縣此固相公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矣雖捕繫杖之未至過也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一無者字）安得不小致爲之（一作言）之意乎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一有諸字）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戾雖然豈敢生疑（一有於字）萬一必諸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忍蓋覆黯黮（上烏感切下徒感切黯黮元甚黑也劉伶客舍詩夜陰）不以眞情狀白露左右小人私受恩良久安敢閉蓄以爲私限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愈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一作名字）可自罷乃罷（一無乃罷二字一乃作名字）去不啻如棄涕唾無一分顧藉心故失大君子

纖芥意如丘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揮愈惶懼再拜

音註韓文公文集卷第十五